

永远的二月河

高山仰止

□白头翁

沉睡中,几声急切清脆的手机铃声唤醒了我。一看,是跟随二月河先生多年的小牛来电。这么早!难道?!果然,小牛哽咽着告诉我:“哥,凌老师走了。”刹那间,我的思维凝固,眼泪飞奔。

去年8月11日,小牛告诉我,凌老师已从301重症监护室出来,手术非常成功。次日,我便飞往北京探望他。在小牛的带领下,我悄悄地进入病房,见嫂子正在埋头为丈夫按脚,凌老师正幸福浅睡,我多次阻止嫂子要叫醒他的做法。了解到专家会诊手术成功,需要静养,等待康复”的意见,我心已满足,何必打扰他呢?谁知竟成永诀!

与二月河先生相识于十年前的一次电话中。当时,我作为县文化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冒昧地给二月河先生打电话,向他介绍了西峡县应是重阳文化发源地的诸多考证,介绍了县委、县政府拟于重阳节举办首届重阳文化论坛系列活动的情况,提出了请他做重阳文化形象大使的要求。本来我的内心忐忑不安,但没想到的是,他耐心地听,欣然地应了。后来,我调任方城县任职。丝绸之路源头、古缙国遗址、中华曾氏祖根地、天下第一古长城、岩书岩画等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打造,无一不牵动着二月河老师的心。2009年夏,南阳市委、市政府举办丝绸之路高峰论坛”,作为文化大家,二月河老师的发言振聋发聩,回想起余音绕梁。2011年11月,我履新鸭河工区,与二月河老师进入了密切接触期。八年来,他担任工区形象大使和文化旅游总顾问,一直“奋不顾身”地“顾”着“问”着。当他进入鸭河工区境内,看到几个巨型广告牌上悬挂着他的题字和照片时,笑眯眯地跟我讲:“老白,只要对鸭河工区的招商引资有利,对鸭河工区的文化旅游有利,对鸭河工区的父老乡亲有利,我二月河这方面职责你随便要吧!”八年来,鸭河工区召开规划论证会、长寿之乡授牌仪式、世界岩书岩画研讨会、寿文化建设座谈会等,但凡张开嘴请他参加什么活动,他逢请必到,到必开讲,讲必高屋建瓴。他把鸭河工区定位为南阳市大发展的后花园,比喻为“待字闺中的村姑”。八年来,二月河先生为鸭河工区题写了“长寿之乡”世界岩画研究院”“大汉文谷”等十几幅字,从来不收分文。我几次想给他“润笔费”,他总是指着简陋的住室、陈旧的家具说:“你看,我缺啥?你要想给,皇路店的萝卜、红薯下来了,拿一点就得了。”然后像孩子一样咧着嘴巴,嘿嘿一笑。

先生走了,他给我留下了沉甸甸但永远铭刻在心的几笔“最后”。去年5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荣镇豪先生率专家团队到南阳召开“王子朝奔楚暨南阳先秦古遗址保护研讨会”,我通过小牛向凌老师报告情况。凌老师虽然重病住院,但他告诉小牛:“给老白说,我病好了,回去一定去鸭河考察考察。”即便如此,他仍然为这次活动发了贺电。当我们看到他贺电上的签字时,不由感动而又揪心地疼痛。此“二月河”三字哪有以往“二月河”三字的顺畅、遒劲、圆润和潇洒啊。我想,这是老人家此生最后一次贺电,最后一次签字了。

先生走了,他留下了他承诺过但未竟的文化考察和写作,也为我留下了许多终生的遗憾和想念。两年多来,他给我下达过许多次的要求:“老白,条件允许的话,我一定要去考察考察重阳文化、楚长城、香山佛崖摩崖和岩画,你得陪着我。”但是,但是,他仅仅是2017年2月16日来考察了鸭河岩画,2017年5月19日,他在南阳日报发表了《鸭河岩画》一文,文章结语是“这密码有待人类去努力破解。上天留下了天书,就是让我们去读的。这和张衡、张仲景、诸葛亮一样,是天赐予南阳的瑰宝啊!”2018年5月25日,二月河先生在南阳日报开设的“二月河语”专栏中发表了他的文章《楚长城》。读这篇文章,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二月河先生至少十几年前就关注了楚长城。他写道:“十几年前,省委组织部派了一名要员到方城代职……你去,希望给关照一下楚长城……”文章写到了我,“据我的朋友老白介绍……”,用了“人类的琥珀就这样被遗落在南阳”“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物考证意义”等评价。

先生走了,他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但他生前的愿景需要我们认真真、踏踏实实地落实。自2012年始,我们一直在交换、研究、碰撞一些想法。我们想在鸭河工区这个上风上水的地方建一座二月河工作室抑或二月河文学馆,工区与有关合作方也签订了框架协议,但先生对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或文学馆、设立二月河小说奖等觉得为时尚早,认为如果要建,可先建个二月河听雨轩、读书台、观湖亭之类的。他的个性内敛、矜持,自我要求甚严。如今,他突然离世,想让他亲眼看到设想变为现实的想法泡了影。同样的是,中信国安集团的副书记、纪委书记华野同志,中信国安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建昕同志想与二月河先生开展全面合作。我觉得这是个大好事,于公于私,于国安,于二月河,于现在,于未来,于文学,于文化都有百益而无一害。为此,我也是下了功夫,多次到二月河先生家中帮助他“解放思想”。2017年3月11日,我专程赴京,将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凌老师请到张建昕董事长的办公室进行协商。对此长远而又系统的合作,双方都持真诚、高兴的态度。

先生走了,他最终没有跨过这道坎儿。他应该长命百岁,但天道总是不公时。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月河先生做到了,因此,先生是永远的二月河。

为悼念先生,笔者做一对联,现将上联写出,望读者对出下联,以传颂和放大我们对先生的追思:
一条二月河春回大地水暖河开凌解放引百川汇集奔东海 ①2

您是一道风景

□李相峰

二月河走了。人间从此再无二月河,有的只能是回忆和哀伤。我认识先生时,先生已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我亦无意攀附名人,以为不会和先生有什么交际。但缘分这东西有时很神奇,我得以近距离和先生接触。

方城县检察院“文化育检”工作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2015年春,检察院日报副刊部的彭诚主任经与报社领导汇报,决定在方城县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文学笔会。10月,第十六届检察文学笔会召开,邀请到了全国文联副主席李康辰,著名作家二月河、何中、曹乃谦,杂文作家汪金友,诗人杨东标等,以及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作者40多人。

彭诚主任先期到达,并把我院干警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样书带来,集子取名《那一道风景》。打开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二月河作的序。没想到二月河会为我们并不成熟的、还嫌稚嫩的作品集作序。最初,彭诚主任说要我联系二月河给我们的书作序,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也不抱希望。二月河是文学大家,以他的身份和名气,怎么可能为最基层的检察院的一本小书作序?结果亲身告诉我,她联系二月河,接到为我们的作品集作序的要求后,先生爽快答应了,并很快交了稿,没有耽误新书的出版。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先生的距离。

会议报到那天,我们一对一联系知名作家。但到晚饭前,负责与二月河联系的干警告诉我,二月河联系不上。我和彭诚主任正焦急等待,有人突然说:“来了,凌老师来了。”我如释重负。二月河说:“我是从医院赶过来的,只要死不了,在南阳开会,无论如何我都要来看看大家,看看老朋友。”原来,二月河老师的肺心病又犯了。我站在他身边,都能听到他胸腔里“汹涌澎湃”又憋得难受的呼吸声。大家都着感动。

晚饭时,二月河老师基本没吃什么东西。晚饭后,他又在客房里和与会专家们畅聊,与慕名而来的各地作者合影。最后,他抱歉地说:“很想和大家多待一会儿,实在是身体坚持不了,给大家告个罪!”看到他身体不好,我们都劝他回去抓紧治疗。与会的一些作者虽知他身体不适,很不好意思,又怕失去机会,提出想要二月河老师亲自签名的帝王系列的书。二月河又是爽快地答应了:“明天早上还能穿上鞋,我就给大家签,现在身体不好,书写不了了。”大家都很动容。

在与先生简短而深入的接触中,我感到先生率真、豪爽、讲义气、光明磊落。先生,您为我们作序的作品集的名字叫《那一道风景》。其实,做事做人,您才最美的那一道风景! ①2



杨惠碧娟摄

关于雪

特辑

编者按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值小寒,城区终于迎来今冬第一场雪,纷纷扬扬过后,大地一片银装素裹。本期,特推出一组雪之文,让我们一起在字里行间感受冬之纯,品味雪之韵。 ①2

生命中的雪

□樊德林

落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雪,是有数的。它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识增加,也不会因为人的客观原因减少。它是有原则、有个性的。

最初的雪,是简单的。那时候,世界对于你,只是一张素净的白纸。雪在上面提笔写字,你看不懂,呆呆地望着这些从天而降的精灵,有秩序地叠放在一起。它们结合得那么紧密,仿佛在酝酿一个秘密。你充满了好奇,伸手去接,雪在你掌心融化成水,晶莹剔透,冰凉冰凉的。一丝透骨的寒意瞬间击中了你,你意识到了什么,忙把手缩回,揣进口袋里,再不敢轻易出手。从那时起,你学会了敬畏雪,谨慎而小心地守护着身上有限的温暖。你抬脚去踩,雪在你的脚下发出轻微的“嘎吱嘎吱”声。你感到了一丝惶恐,觉得雪在和你说活,像一个老友,絮絮叨叨,把攒了多年冒着热气的心里话掏心掏肺地说给你听。但你听不懂,你觉得你还不是它的知音。于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你把许多滚烫的真实话都囚禁在内心深处,不允许它们轻易脱口而出。你在等一个知音。你相信,如果此生等不到,你宁愿让它们烂到肚子里。

随后的雪,是疼痛的。你记忆犹新。而立之年,雪突然给了你重重的一拳。那年冬天的一个寒夜里,祖父被一场突袭的风雪带走。那时候,他已油尽灯枯,大限将至。雪在他的心脏上,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你发现时,他已经和你一样冷了。你的喉咙,被一场大雪封住,呼喊不出那个熟悉的称谓。你无声的泪水,滚落在地上,瞬间凝结成冰。你用手拍打着雪,试图追问什么。雪上的冰刺,狠狠地扎了你一下。你感到了钻心的疼。

你刻骨铭心。你的父亲是在一场漫天的风雪中消逝的。那年冬天,连绵不绝的雪,比盖在父亲身上的棉被还要厚。病入膏肓的父亲僵卧在床上,已喊不出任何的疼和冷,拼命守着身体里最后一点上苍怜悯的温暖。两行浑浊的泪水,冲破你沉重的眼眶,像两条鞭子,抽打着你的心。最终没能等到春天,雪就盖

等雪

□残雪

大雪小雪又一年。时今已过大雪,听得人家说,这几下雪了,那儿也下雪了,可我这里,仍看不见雪的影子。人家的雪,再美,总归是人家的。

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着,对谁说,我在等雪。走着走着,这么多年,头发都白了。一腔心事,仍无从说,无人说。

小时候,家里穷,四季之中唯惧怕冬季。冬季有凛冽的风,像刀子一样,刺透我的棉袄,让心冰冻。整个冬季,我哆哆嗦嗦,除了保命,什么都顾不了。命里却独爱雪。那时,雪下得真大呀,纷纷扬扬,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在雪地里奔号,像个迷失了方向的小孩,变得通透而快乐。

这时,孩子们都出来玩雪了!我恨这些肥嘟嘟脏兮兮的孩子,他们不该在这玩雪!只让梧桐留下,我喜欢梧桐。梧桐留着长长的头发,雪一样的脸蛋上有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总是浅浅地笑,要么穿着洁白的鸭绒袄,要么穿着火红色的小风衣。我不敢靠近她,我怕她闻到我身上的味道。我家有一只忠实的黑狗,晚上我俩钻进一个被窝,很暖和。我想,我身上一定有黑狗的味道。还好,孩子们看见我都远远地躲开了,他们都说我是个古怪的人,不和我玩。梧桐和他们在一起,也走远了。梧桐,等我家的黑狗死了,我就跳进河里好好洗个澡,再找你玩,好吗?

那年冬至,我家的黑狗终于老死了,我迫不及待跳进丹青河痛快洗了个澡。记得那年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冬天过后,梧桐跟着她娘离开了村子。晚上,被窝像铁桶一样冰,我开始想念我的黑狗了。我的泪断断续续地流了三年。

就这样,过了三年又三年,过了十年又十年。我除了在河边放牛,什么也不会做。人们都说物是人非,这世间在变迁,人心在变迁,可在我的眼里,



雪后碧娟摄



雪灵周聪摄

梦里的那些白

□涛滔

接到天黑,雪还没有来。城市依旧着它的昏暗和熙攘。我和舟子、金龙从卧龙岗出发,途经潦河,青华,襄东,途经白牛白马,白菜和过往的爱情。

至邳州。灯光绕过日子,在湍水河畔在不同的温度和明暗中,我们、酒和火锅一起热爱诗歌,热爱生活也爱自己也许并不存在的人,包括自己……

一杯的温暖之后,车又回到了草庐。在师院南区,炽白的灯光锯掉墙上的黑夜。这又仿佛是雪的来到。雪是相互的介入。雪促成了又一次的燃点……

竟然忘了我们自己就是雪,燃烧的雪漫天的兴奋的雪。夜要让那些歌声鸣,夜要让那些花儿开在三顾桥的旁边。我们对酒,我们辩论,我们朗诗,我们酣睡。

这夜。如果要写一首诗,我会用上我所有的雪白的明亮的词句,靠近,宛城一层的春色。舟子说,很喜欢你说的“春天是持续的”好吧。我们的酒和雪,包揽了它的下句。

谁在这个冬天 赐我一粒雪

□王东照

谁在风中忏悔。谁在月下悟道。谁将一团浓烈的太阳花突然送给我。谁在倦卷哭泣。谁思淫过后记下枯瘦的冬。谁穿越历史的栅栏包抄诗歌。谁一个人秘密前行,丢下冬月荒野一片。

哦!是一行诗,一句词,与天空秘密交谈。最初的颤抖,重叠了太阳花开的声音,带着不羁的思想与奔跑的羊群,在时光的插图里,用毕生的精力,洗涤这个冬天迟来的雪花。

雪道

□彭三县

一个打铁的人在时光的大树下流汗如太阳在天空打铁叮叮当当下雨

从小打铁的人叫我爱雨慢慢地我长成雨淅我长成雾淅今天我成了雪淅风吹来白发飘飘我与天空同时:雪

只为一一尘世的两条鱼一黑一白始终一黑一白 ①2

飘进诗词里的雪花

□王晓健

古今不少诗人爱把雪和梅并写,雪因梅透出春的信息,梅因雪显出高尚的品格。如毛泽东《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这里,雪和梅皆是报春的使者,是冬去春来的象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处于重重困难之中。毛主席借梅言志,鼓舞广大无产阶级要敢于战胜困难。

同是描写雪和梅,宋代卢梅坡的这首《雪梅》亦让人愈读愈觉有味:“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在诗人的笔下,梅和雪为争春发生了“摩擦”,都认为各自装点了春光,互不相让。后两句巧妙地托出了二者的长处与不足:梅不如雪白,雪没有梅香,回答了“骚人搁笔费评章”的原因,也道出了雪梅各执一端的根据,既有情趣,也有理趣,值得咏思。

描写雪景最直观的当属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此诗

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全诗以雪起,以雪终,中间写寒,送别之情镶嵌其中,既情意含蓄,又奇志耐嚼。

柳宗元在《江雪》中这样写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运用典型概括的手法,选择千山万径、人鸟绝迹这种最能表现山野严寒的典型景物,勾勒独钓寒江的渔翁形象,借以表达诗人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情绪。个人觉得写雪写得最唯美的应是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此诗当作于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得知故人的消息,回到成都草堂。此时,杜甫面对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欣然命笔,写下这组即景小诗。

文人墨客都喜欢写雪咏雪,有的表达喜悦的心情,有的传递思乡的情思,有的意在托物言志,更有单纯的描写美景,无论哪一种,皆是情不自禁、发自肺腑。

飘雪红尘,雪映严冬,红梅傲放于四野。执一杯香茗,捧一卷诗书,看漫天飞舞的精灵挂在了谁的眉梢,又落在了谁的心头? ①2